皇明疏議輯略

制科

制科議

王鏊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爭向之上之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

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
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
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而明經雖近實而士之
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
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
百家蓋非詩賦之待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治也至宋王安
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
歷代之陋也然止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
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
經一科耳後安石亦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

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衒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弃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爾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

皆得應之此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翻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但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族易也

科舉議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為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本亡矣於此而不有

以廻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illegible]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擧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擧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廻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擧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擧之制苟於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與太平也亦豈有不及

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悉浮談冗說脩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　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為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道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

廻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若乎未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也

維持風教疏　　謝鐸

臣愚切謂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蠹捷徑不可以不塞也夫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勢亦難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爲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應遂憑排處而科舉之法日壞乞　勑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

官素有文行者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差試官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餌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其自願從往名為作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乞勑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方許題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亦不濫矣此所謂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為京府大興宛平江陵

上元四縣皆為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焉雖統於所轄實亦以府學之生徒為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分不分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止於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多加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

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此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堂為交易之地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也

科舉議　丘濬

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

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者是取宣德改元始鋳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名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疊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鋳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　旨遂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此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

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
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擇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
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
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
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
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其能其初場
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
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
施之地顧於綱領統體處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
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訓詁

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畫偏旁者可歎也已提學憲臣爲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爲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荅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淺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相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勑有司凡科場條式必遵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

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强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晰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對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投提調監試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塡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差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數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　祖宗之舊矣

罷舉議

崔銑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井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示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是故士饑寒窘其身亡奇衺伎其心虖服孝弟出効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競力是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舌動七國弁髦其主菹醢其民四豪養客乃至其爲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　國家造士紙用

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禔身擭咨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意久已棄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之兄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毀黜是以止憑科舉曰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負也何也非有察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佻者雖才不取考校然後責之太守督學

官間歳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既得第銓司精選其才量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尊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介士爲其脩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僨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已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

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别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内或陞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伍行之師師世享簪纓家足餼廩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拔戮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盖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

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羇旅樂毅出於疏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困於人奴夫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豈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循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門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

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歛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勞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罷武舉嘗曰法度齟齬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

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其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舉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㳂式昭宣足以備藝譏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傷之不

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以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十一

學校

明教議　方孝孺

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具素備能使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胥族師不責之以孝弟婣睦則教之以敬敏任恤其本固已善矣及其漸長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具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具芻牧之場被之衣冠而

納之郡邑之學終歲朞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聚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綴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將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塞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為得計莫不相勉為恒人而自謂不必術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蔑其才之成奚可致哉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情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

疏達而明斷者有識而通變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出御衆人所能必不能盡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其成才也奚難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百餘年間承繼相仍罔敢有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於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為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　陛下言哉所有事

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為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為迂則以為窒礙難行然臣切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發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所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所謂擇師儒以重教

化之職者竊惟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國子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旣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於初心任非其人曷克更圖於後效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爲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爲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敎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爲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敎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違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

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託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為向背因其勸懲以為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者竊以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為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術納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為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

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為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貧賤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為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如此臣愚乞勑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遂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所謂正祀典以端

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贊實萬世瞻仰之係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為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

祀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豈竊慼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首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於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於夷狄亡君親而不耻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因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勑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脩大夫之例如

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爲無少補
矣所謂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天下之道非
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亦
教化所在有不係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其籍
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
免有遺缺旋加脩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勅
各布政司將切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
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
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
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毀地亦卑濕以致各類書板朽

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勅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安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頗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撿矣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衙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歛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息停逮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甚廢弛臣愚乞勅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碓磨甕桿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爲虛文

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廢弛矣所謂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者臣謂作法於涼其弊大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拯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為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為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意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盡已處納粟之事蹊將有壅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

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盖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臣愚欲乞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協窮則變變則通之意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脩明學政疏　　桂萼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

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遇其君故其言曰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抱此志久矣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斟酌事宜見諸行事頗覺士民信悅其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　聖明遵師古道臣職司和禮則學校之政實與聞焉過不自量謹用斟酌遂一開坐以備裁擇一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以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彝倫之外士不出畝畎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焉蓋

未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農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尤莫功於出作入息之期也後世教養之政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諉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求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不輕褻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言論則道淤其孝友之實曾不如耕氓之人矣合勅諭提督學校之官敕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

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又毋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覈實父老以耕讀為士者量加賞犒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脩水利以便農民招徠逋民以辟土地責令該有司官着實舉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俗者聽其糾舉如此則庶幾不出畎畝之中而成孝友之俗學校之政將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一府州縣提調官設稽考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冬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下書其人孝其人弟其人睦其人婣其人友是凡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有一於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有欽者官員不許起文赴選士人不

許起文應舉欽降三等簿用此塡註一府州縣教官爲諸
生立會友擇令其同志者每會七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
會每日先將所欲講求經傳隨意手録録畢卽將本文諸
恊沓聲圈點句讀會通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
義苟有自得意思逐項録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
齊整每日務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
處倫理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
事未盡分處或欲行己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何

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省勘以驗勤惰申禀施行即此可驗課倣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人之心也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於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為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於學者存諸此而已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亦不已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學者將入乎是惟畏為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是法也

惟畏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以窮天下之變辨天下之事雖投之膠膠擾擾而能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也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盪童子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熹所集小學亦可沿流遡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勿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講於先宜即收拾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爲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脩明其制臣嘗倣古小學之

制爲圖列于左方乃古小學變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出持令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蓋古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作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則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今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

傷其魂強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為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為此臣嘗治縣時辟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為門左右為塾以處黨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等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輝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即卒見先生習作降拜揖坐立之後即按一圖指示點畫

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讀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已必令無苟乃晉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鼙笙磬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脩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上四堂一遍則日

晡矣復自書其堂一名名略復舊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笞責之苦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一諸生業舉子志在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買櫝還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仕人其設心與龍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爲科舉活套亦自稱絕江綱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爲恥也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哉合申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

坐整齊嚴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録諸書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聞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横渠云及讀書後自家又見得别求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識者又紛紛以為讀書無益於學問至以傳註為贅者正緣其始未知讀之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知此論一倡必將至於尚清談蔑禮教聾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甲令提學官講之於初如讀易漢藝文志作易十二篇及

東漢末世尚圖讖學士罕言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彖象諸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誦於乾坤二卦尚依舊云其後孔賈穎王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即因此易其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呂祖謙乃釐正復古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邵雍先天之易及參同契諸書得易卦作蒙乃就攷定古易因程傳而作本義是時程傳本義各為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刊定以本義繫程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臣亦嘗欲以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未之及也今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

而尋温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啟蒙精熟帶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喫緊為讀易者作不讀乎此與未讀本義一般如書典謨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處其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贅務在反之於心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如詩朱熹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從朱熹取鄭司農二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説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

三農生九穀註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耳又如閟宮篇註中龍旂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甚為可笑也夫觀詩求作者之志大抵於其辭有剛柔而得男女抑揚而得上下君臣有規諷之義父子有怨慕之情朋友切責兄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維經孔子刪定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準者是存讀詩之人蓋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屬辭命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

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略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綸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安文質之中郁郁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至於禮樂所欲增損者蓋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證已定楊復一圖尤爲明便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合令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暇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覩見當時祁祁之盛不但讀其書而已哉　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如周禮不可講乎孔子曰爲國以禮古之王天下者於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

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法於天下下自閭里上至朝宁無異道治也欽也敘也理也刑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外夏曰夏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王之典籍名之曰禮禮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地之生義矣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王者繼天立極凡所以脩道立教者盡品節限制之使用其中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三公日夕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是也而分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爲聯屬不悖乃所以相成非所以相

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無弊也後世事不師古或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損成之美反病其不循而不能成天下之故不違則又假以爲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制之術焉故自漢以來其禮樂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於是刑名法律之說滋興而禮於是乎湮嗚呼以此罔民雖欲使民免而無恥且不可得況望其治乎今甲令天下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與禮所以不循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採選賦質通敏年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溫習者即與起送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衆人能述通是經郎

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令諸生專事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哉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考課當兼論得失以觀其職如小戴記以註疏為主此　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澔註夫澔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意亦不能自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宋元經傳通解亦略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所講解最為可觀合令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二禮為主其二禮所無則求吾心所安而已陳澔之註令脩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

士張璁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璁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一　鄉射禮所用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者率於文字間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今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合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　肆習之容體必比於禮音節必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禀之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容復贅

國子監禁革事宜疏　章懋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為附學為增廣亦

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堪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

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才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譬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

因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
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
錄等官三十餘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爲虛設而今
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
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
臣切謂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諸生表率後學範模
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效矣又況近奉新例風憲
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各官者又不惟風教
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爲貴也如
蒙乞 勅該部參酌所宜量爲裁減 如成化初年之數以

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簡選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紓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會數坐派蘇常等府觧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都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具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

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七錢欵從本監糴買供應又不免賠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猶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難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

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齎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貼補之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編審均徭人戶充役爲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恕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觧銀一十二兩有閏加一兩以充雇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雇人應役自文廟上下堂及傳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雇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雇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

內府浣衣局瀨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
嘗積有羸餘奏准脩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
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雇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
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員各一名共用三十二
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
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
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觧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
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却照例觧發多寡不
齊欵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
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撥膳夫徒夫到彼供

役緣該司近年問擬因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查撥已曾
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該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
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雇人役前去供應但
恐從前遂廢舊規乞勑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
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　祖宗舊制
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該司照前問發囚徒送監應役庶
使百年成規不至隳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雇役外合
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
生惟復用以脩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為
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

好弊恤民之一端也一 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無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汚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搬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否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人多常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臣切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作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

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昇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材古之名將者必學於師數年而後成非一朝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武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深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

雖得近因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
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今良久未見舉薦即今在京
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者固有其人但
各邊將官亦止或號令明嚴或弓矢閑熟或持已頗廉或
愛軍頗仁而已求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
不多見昔宋因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
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　仁宗命天章閣待
制曾公亮等編定而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
所載戰陳攻守行兵布營邊地方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
事宜酌古準今靡不悉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將之

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以充任邊方事寄况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畫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但西北胡虜與我為鄰自古所不能滅變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之良將其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乞勑内閣儒臣檢尋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命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刷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

邊鎮守遊擊守備內外官員並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攜帶以及損壞遺失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衛不至乏人矣